

撕裂苍穹 淬炼一段国仇家恨的瑰丽史诗

「长篇军事小说」

狼煞花

LANG SHA HUA

一个热血的年代 一个桀骜的生命

穿越弥漫的硝烟 承受绝望与孤独的磨难

高和 ★ 作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狼煞花

LANG SHA HUA



高和★作品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煞花/高和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 9

ISBN 978-7-5502-1013-4

I. ①狼…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4890号

狼煞花

出 品 人: 王笑东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史 媛

封面设计: 王 鑫

版式设计: 李 萌

责任校对: 宋亚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6千字 1092毫米×787毫米 1/16 26印张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013-4

定价: 36.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001 | 第一章：天煞孤星，厄运来临

灾难降临到闽地平和县东北角客家人村落的那天，六爪女，还有她唯一的童年伙伴红点，在外面整整疯了一天。

036 | 第二章：贵人相助，初入江湖

六爪女对山脚下那座小小的县城充满了向往，可是迄今为止她还从来没有去过。那城里的人，那城里的房子，那城里的街道，让六爪女心中充满了憧憬。

074 | 第三章：旧仇未了，新恨又至

六爪女是在熟睡中被门外震耳欲聋的嘈杂声惊醒的。从睡梦中突然惊醒，心脏还在突然而至的慌乱中噼里啪啦乱跳时，六爪女就已经明白，坏事、倒霉事降临了。

130 | 第四章：无家可归，重操旧业

流落街头的感觉让他们茫然，面临饥饿的绝境令他们惊慌。当他们翻遍衣兜终于一个铜板也找不出来的时候，饥饿就不再是惊慌，而是实实在在的折磨。

244 | 第五章：他乡遇故，峰回路转

前不久，连城县的百姓纷纷扬扬地传说，连城附近驻了很多兵，城里却并没有进来多少。六爪女和龙管家想不明白，军队怎么就偏偏盯上了六顺商行。

311 | 第六章：风水轮回，重归故里

六爪女扔下六顺商行的伙计们，扔下连城县那一座院落，扔掉了八年来辛辛苦苦创立的生意，也扔下了父母乡亲血海深仇的重负，在县城里租赁了一座院子，安顿下来。

378 | 第七章：硝烟乍起，煞星难挡

六爪女当初在大脸猫的军营里打靶的时候就枪法精湛，获得过官兵的称赞，如今跟哑哥比着打，两个人就像点名一样，枪枪见血。

409 | 尾 声

天煞孤星，厄运来临

1

一个人的厄运叫倒霉，一群人的厄运叫灾难，灾难降临到闽地平和县东北角客家人村落的那天，六爪女，还有她唯一的童年伙伴红点在外面整整疯了一天。

几天来，他们没有在一起玩过，红点爸妈不知道犯了什么毛病，把红点关在家里不准出来。六爪女几次去找红点，都被红点的爸妈给冷了出来，一直到昨天晚饭的时间，红点才被放出来。红点一从家里出来，就跑来找六爪女，两人约好今天一起出来玩。这天，他们玩得格外疯。一大早他们俩就跑到河边摸泥鳅，中午时分红点饿了，要回家吃饭，六爪女担心他一旦回家，下午他妈再也不许他出来，就使出了逼迫加诱惑的两手功夫，领着红点钻进了哑哥搭在柚园边上的窝棚。

哑哥是个聋哑孩子，给土楼里的赖家豪绅务养柚园，长年累月独居在柚园旁边的窝棚里。六爪女他们俩趁哑哥到园子里整枝的时候，偷吃了哑哥的红米饭和南瓜汤，还偷喝了哑哥葫芦里的糯米酒。糯米酒后劲大，两个人从哑哥的窝棚里跑出来，又到坡下的稻田里找田鸡，酒劲儿上来就躺在稻田里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坐到了西山肩上。红点要回家，六爪女却还要去采柚花，她知道这个时候哑哥要在窝棚里烧晚饭，柚园没人看管。

早起的下弦月挂在藏蓝色的天边，柚树的叶片就像漫山遍野的黑绒，一蓬蓬的柚花恍若黑绒布上缀满的星星。柚花的香味清幽淡雅，月光下的柚花更飘散着清风明月一样的醉人馨香。六爪女在柚林里徜徉，抬着脑袋寻觅从哪棵树下手。

“六爪，你好了没有？”红点在柚林外边放风，急着回家，不停地催促六爪女。红点图省事，表达亲昵的时候就叫六爪女“六爪”。

六爪女并没有六个爪子，她的左手小指旁边长了一根枝指，闽地人“指”、“爪”不分，大家都叫她六爪女。六爪女的枝指跟一般的枝指不同，一般的枝指不能用，仅仅有个带指甲的凸起、分叉而已。六爪女的枝指却和其他五根手指一样灵活、有力，她和别人发生冲突打斗起来，在人家脸上挠出的抓痕，都是六道。

六爪女四肢挂在柚树上，伸出脑袋凑近树枝嗅着，她要选一丛最香的柚花采摘下来插到自己房间的花瓶里。她想，这一蓬蓬星星点点的淡黄色柚花，如果开放在屋子里，即使晚上一个人躺在黑蒙蒙的土屋中也像是能够看到天上的繁星。还有这浓郁清甜的芳香，嗅着柚花的味道睡觉，梦肯定都是香的。

“昭女，好了没有？快点儿！”红点在树下面催促。红点对六爪女的称呼有严格的下意识界限，随意率性的时候就叫六爪女“六爪”，表示郑重其事的时候就叫六爪女“昭女”。红点是六爪女的邻家男孩，眉毛心长了一颗红痣，有人说这颗痣主贵，红点今后必定福大、命大、造化大。也有人说这个痣主凶，红点命运坎坷，很难善终。不管这颗红痣主贵还是主凶，对于六爪女来说，这颗痣就是他的特征。六爪女善于用人的特征来给人命名，她根据红点的那颗红痣，就管他叫红点。

六爪女带着红点跑到哑哥看管的柚林里采柚花，既是为了让他把风，防备哑哥突然回来，也是为了壮胆。天黑，总是会让六爪女心里不踏实。六爪女有点贪心，满树的柚子花每一丛她都想摘回家，每一丛又都有些叫人难以满意的瑕疵。她要挑选一蓬完美无瑕、刚刚绽放的嫩花。

她的两脚勾在树杈上，两只手就像翻飞的粉蝶，十一根手指就像贪婪的雀鸟啄食般灵巧，在一丛丛、一蓬蓬的花枝中间采摘着。虽然在夜里，她仍然能从采摘下来的花枝上择除败蕊，留下新蕾。

“昭女，你再不下来我走了。”红点发出了最后通牒。

昭女是六爪女的名字，六爪女姓刘，加上姓氏，她的大名就叫刘昭女。人们管她叫六爪女，既是着眼于她的六指，也是对她名字发音的模拟。土楼里的赖老爷经常拿六爪女的名字打哈哈：“哈哈，你这个衰佬，生了一个六爪狼女还害怕别人不知道吗？叫个啥刘昭女！衰佬，你给我说说刘昭女是个啥东西？”赖老爷对住在土楼外的农户说话，一般都称呼为“衰佬”，“衰佬”属于贬义、蔑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倒霉鬼。

每当赖老爷拿六爪女的名字戏谑六爪女她爹的时候，六爪女她爹就呵呵地憨笑：“没有啦，这是塾堂里的先生给取的。”

六爪女进塾堂的时候，先生正在摇头晃脑、眼泪汪汪地看《昭君出塞》的戏本，六爪女她爹请先生给六爪女配一个正式的名字，先生便随口把王昭君的昭送给了六爪女。每当赖老爷拿六爪女的名字调侃、戏谑六爪女她爹的时候，她爹都要陪着笑脸作一番解释，尽管赖老爷经常骂他“衰佬”，但六爪女她爹不敢惹土楼里的赖老爷，因为，赖老爷是土楼里的大当家，六爪女她爹非常想搬进土楼里住，搬进土楼里住，就不用再怕匪患、兵祸了。在那个年代，这两样东西是老百姓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土楼属于赖家，能够住进土楼的，如果不姓赖，就肯定是赖家的长工、佃户和用人。像六爪女父亲这样的自耕农，既不是长工也不是佃户，又不姓赖，没有资格住进土楼，只能住在距土楼一里之外的村落里。土楼是一座大土围子，外面有三四丈高的围墙，围墙的四角还有碉楼，大门则是用厚实的硬杂木包裹上铁皮制成的，石条门楣上还篆刻着“赖家楼”三个大字。

“你再等一会儿能咋样？要走你就走，从今以后不理你这个喂狼吃

的红点。”六爪女的嘴里叼着一株柚花，说话有些含混，可是仍然吓住了红点。红点站在树下没敢动弹，这让六爪女暗暗得意，她知道，红点很怕她不再搭理他，因为除了六爪女以外，再没人愿意跟他玩。因为他眉心有那颗红痣，大人们都怕沾了他的晦气，所以不让孩子们跟他玩。尽管也有人说那颗红痣是贵人痣，可是更多人宁可相信那是一颗灾星痣。同样，除了红点，其他孩子也不愿意跟六爪女玩耍，原因就是她的左手有六根手指。土楼内外的大人、孩子中间，口口相传六爪女是狼女转世，转世的时候跑得太快，手还没有完全转成人手就投胎了，所以她的那一根枝指是狼爪。

远处坡下赖家土楼上的四盏灯笼就像昏花的老眼，一眨一眨地茫然四望，昏黄灯影外的世界就像染了墨汁一样黑。黑暗中，不知谁家的狗吠了起来，随即有人呵斥：“衰佬，叫啥呢？”

“昭女呦，你死到哪里去了？吃饭啦……”远处，从土楼外面黑黢黢的土屋群落处，传来了六爪女她妈的叫声。声音在夜空里、在田野间、在山坡上飘荡，传到六爪女的耳中已经成了断断续续的柔丝。

六爪女站在树杈上，树杈长在山上，居高临下地望去，坡下面的赖家土楼黑黢黢得活像一头巨兽。她的家就在土楼西面坡下面那一片黑黢黢的、低矮的土屋群落里。土屋群落中星星点点的、暗淡的灯光透过夜幕投射到六爪女的眸中。天黑了，是该回家了，这个时候再不回家，肯定是要挨一顿骂的。

“差不多了，走吧。”六爪女从树上蹦下来，红点连忙搀她，她一把拨拉开了红点：“干啥？”

红点羞了手，也臊了脸，有些气恼，不搭理六爪女，扭身朝柚林外面钻。那一年，六爪女十四岁，红点十六岁，六爪女虽然比红点小两岁，但女孩子成熟早，已经有了不与异性肌肤相接的青涩自觉。

刚刚钻出柚林，红点就忘了自己刚刚受到伤害的自尊，惊愕地喊了起来：“昭女，快看，着火了。”

六爪女也已经钻出了柚林，放眼看去，她惊呆了，方才还黑黝黝的坡下，突然之间燃遍了火光，随即传来了哭号和惨叫声。六爪女的第一反应和红点一致：失火了。本能驱使她疯了一样地朝山下跑去，红点虽然是男孩，却没有她腿快，在后面嚷嚷：“等我一下……”

六爪女哪里还顾得上等他，摸黑朝山下疯跑，一路上磕磕绊绊，几次险些摔倒，多亏她在山野疯惯了，腿脚已经适应了崎岖不平的山道，蹦跳之间，能够很快找到平衡。六爪女就像掠过山坡的风，一路朝山下她家居住的村落奔去。

村子的景象顿时令六爪女呆若木鸡。一票黑衣人举着火把，手持刀枪，在村里乱闯、乱打、乱杀，还放火烧屋。逃出村子的村民们拥挤在土楼墙下，哭叫着让土楼开门把他们放进去，躲避土寇的追杀抢掠。土楼就像死了一般无人应答，角楼上的灯光无精打采地照射着楼墙下慌乱不堪的人们，厚实的大门就如板着的面孔一样冷酷无情。

六爪女和红点在初始的惊恐过去之后，在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找到自己的父母。红点朝村里走，六爪女一把将他拽住：“你干吗？找死去？你爹妈要是活着，肯定在土楼那边，要是在村里就不会活着。”

村里火光冲天，不管是茅屋还是瓦房，都沉没在大火里，六爪女据此判断，他们的父母如果还活着，肯定会跟着村里人跑到土楼那边，如果留在村里，这阵儿肯定死了，如果没死，他们的父母也不会留在村里等死。这是她脑子里瞬间掠过的逻辑思路，她没有给红点说全，说全了太麻烦。好在红点也不需要她讲太多的道理，两个人便绕过村子朝土楼跑。

村里大约有五六十号人拥挤在土楼下，哭爹喊娘，哀告苦求。混乱中，六爪女听到了她妈的叫声，那是她听惯了的声音，虽然哭声、喊声、火声、风声如涛如雷，她妈呼喊她的声音细若游丝、飘飘荡荡、断断续续，六爪女仍然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个声音每天不知道要喊她多少遍：喊她起

床，喊她吃饭，喊她回家，喊她睡觉，喊她不要跟别人打架，喊她帮着拦猪、圈鸭、干家务……

她拽着红点朝她妈声音发出来的方向跑过去，从黑暗处过来，到了土楼下面，有土楼上的灯光照亮，六爪女很容易就找到了她妈。她妈披头散发，衣衫凌乱，看到六爪女疯了一样把她抓过去紧紧搂在怀里，六爪女被搂得差点儿窒息。

“我爹呢？”六爪女挣脱她妈的怀抱问。

她妈没有回答，再次把六爪女抓到怀里，似乎稍微松手六爪女就会变成空气。

“我爹呢？我妈呢？”红点摇晃着六爪女她妈的膀子追问。

“不知道啊！你就跟着我，等事过了再找吧。”六爪女的妈把红点也揽在了怀里，她也知道，村里的孩子们，只有红点是六爪女的玩伴儿。这时候，黑衣人们举着火把涌出村落，朝土楼这边呐喊着追了过来。村民面朝土楼纷纷跪下，哭号着、诉说着，哀求土楼接纳他们。六爪女她妈也拽着六爪女和红点跪了下来，就如向神明祈祷一样苦苦哀求着。然而，土楼就像一块冷酷的寒冰，默默地，却又执拗地拒绝着脚下这些把生存的唯一希望寄托给它的可怜生灵们。

“黑煞神来了……”村民里不知道谁惊呼起来，村民立刻像遭到饿狼攻击的羔羊，哭叫着扶老携幼地四散奔逃。被挤在土楼墙下的人们疯了一样拼命扒着土楼的墙壁，挤撞着土楼的大门，把生的希望寄托在这无望的挣扎上。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无论是四散奔逃的人们，还是把最后一丝希望寄托在土楼上的人们，都被死神的羽翼笼罩进了无尽的黑暗之中。黑煞神带领的山贼们就像萧杀的秋风扫清落叶一样吹落了村民们的头颅，就像狂暴的洪水一样吞噬了村民们的生命。枪声并不多，匪帮舍不得使用子弹，砍刀和长矛在人们的身上乱戳乱砍，极度的惊慌和恐惧令人们失魂落魄地束手待毙。黑煞神的山贼毫不留情，砍瓜切菜一样剥夺

着他们面前的一切生命。六爪女吓呆了，从她妈揽着她和红点的胳膊缝隙处，她看到一个头上满脸毛、圆瞪着两个疯牛一样血红眼珠的黑衣大汉。那人朝她妈妈高高举起了砍刀，随着一声沉闷却又刺耳的声响，热辣辣、咸腥腥的血瓢泼大雨般地溅落到她的头土、脸上，她妈妈的身躯坍塌下来，就像一座大山般沉重，六爪女被她妈妈沉重的身躯压到了底下。她连惊带吓，口鼻被妈妈的身体挤压住，无法呼吸，很快就昏了过去。

2

黑煞神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六爪女他们的村庄，村庄里住的大都是自耕农，油水不大，对他们来说，杀戮抢掠土楼外面的村庄，不过是顺手牵羊的一点小偏财，弄点粮食、衣物、零钱而已，他的真正目标是赖家楼。

赖家楼深沟高垒，即使没有强兵把守，要想攻破也要耗费一番力气，黑煞神肆意杀戮村民就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上百个村民的生命不过是他瓦解土楼里赖家豪绅抵抗意志的手段而已。如果赖家豪绅打开土楼大门接纳村里的难民，他紧紧跟随在村民身后的部下就可以轻松袭进土楼，不但可以大捞一把，甚至还能把这座土楼变成自己的地盘。

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如意算盘很难打成。土楼里的人并不慈悲，任由他在楼墙下疯狂杀戮，任由村民苦苦哀求，一概置之不理。他只好试着强攻，可惜，土楼城墙坚固，要想依靠他们手里的几杆土枪土炮攻下这座土楼，简直是痴心妄想。他派手下搭了梯子朝上面攀爬，这个时候土楼里才有了反应，一阵阵乱石砸下来，一锅锅开水兜头浇了下来，他的手下虽然没有被砸死、烫死的，却也伤痕累累、狼狈不堪。赖家土楼上百年的经营，对付土匪侵扰早就已经驾轻就熟了。

几次强攻无果，反而伤损了十几个部下，眼看着天快亮了，官兵或

民勇很可能过来增援，到那个时候，腹背受敌，全身而退都可能成为妄想，这是黑煞神最为担心的事情。黑煞神喝令部下向土楼放了两排枪，然后扔下满地的尸首，骂骂咧咧地撤了。

六爪女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正午了。明晃晃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睛，隐隐约约中能听得到人声，近处有人在说话：“这娃醒过来了。”

随即，一只粗糙的手在她的脸上轻抚，六爪女想起了娘，她睁开眼睛，眼前是哑哥那张跟砖块一样质朴的脸。看到六爪女醒来，哑哥扭头朝旁边连比画带嚷嚷，很快，赖家楼的赖老爷那张老窝瓜一样的脸出现在哑哥的身后：“你还活着呢？真是狼女，命大。”

六爪女问他：“我妈呢？我爹呢？”

赖老爷脸上露出了戚容：“都没了，都死了，你爹死在村里，你娘死在你身上。”

六爪女疯了，翻身爬起，死亡在她心里就跟传说一样遥远、缥缈，可是，当死亡这个词跟她的爹妈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了糟糕透顶、惨淡到让人难以接受事实。她站起来，惨叫着爹和娘，没有人应答。她很难接受爹娘死去这个现实，然而，四周忙碌却又悲惨的情景却告诉她，她的爹娘确实已经没有了。四周有很多人正在默默忙碌，有的在搬运显见得已经毫无生气的人体，有的在挖坑填土，人们正在掩埋尸体。六爪女扑过去寻找爹娘的尸身，被人抱住了，抱住她的是赖老爷：“算了，人死如灯灭，剩下你一个，今后就住在土楼里吧。”

六爪女回头一口咬住了赖老爷的手，赖老爷疼得叫唤，推搡着、拍打着，企图从她的嘴里救出自己的手。六爪女咬住他的手不放，血从唇边流了出来。赖老爷气怒交加，用另一只手狠狠抽在她的脑袋上，六爪女被打蒙了，本能地松开了嘴。赖老爷的手鲜血淋漓，大骂不休。六爪女死死瞪着他，嘴角的血挂在下颌上，两只眼睛像是刚刚烧红的火炭，恶狠狠地号出来一声：“我才不住你们家的猪窝，我一定要盖一座比你更

大的土楼。”

一个大汉冲了过来，举手要打六爪女：“治死你，不知好歹的狼女。”这是赖老爷的家丁。

六爪女闪过他的大手，转身朝村里跑去。她并不知道，赖老爷看着她小鹿一样灵巧、快速的背影，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叫过家丁悄声说了一句：“这女娃子真是狼女转世，留不得。”

村里一片狼藉，烧毁的茅屋、土房留下一片废墟，空气中还弥漫着人肉烧焦后发出的腐臭。六爪女家的房子在村边上，一幢小土屋算作正房，正房两边搭盖了两间茅草屋，一间用来作为厨房，一间用来作为储藏室。现在，土屋的梁椽都已烧毁，屋顶也已经坍塌，连门窗都烧毁殆尽，黑洞洞的门洞、窗洞像幽深的枯井般瘆人。草屋已经烧成灰烬，只能从满地的黑灰中看得出原来屋子的形状。

不远处传来了悲凉的哭泣声，六爪女循声过去，是林家婆婆跪坐在地上哭泣。林家婆婆过去很恶，动辄跟村里人吵架闹仗，最见不得六爪女，到处说六爪女是狼女转世。六爪女也最厌恶林家婆婆，曾经在晚上到她家放开了猪舍，企图让狼来吃她家的猪，结果狼没有来。六爪女还给她家的水缸里倒过猪食，结果留下了脚印，被林家婆婆追到家里骂了个底儿朝天，过后，六爪女又挨了她妈一顿笞帚疙瘩。

看到六爪女，林家婆婆也忘了自己曾经诅咒她是狼女转世，一把扯住六爪女哭诉起来。原来，她一家老小除了她自己，都被黑煞神给杀了。六爪女她爹为了保护六爪女她妈不被匪徒强暴，拿了柴刀跟匪徒拼命，被匪徒用刀砍成了零碎，然后又被一把火烧成了焦炭。六爪女听着林家婆婆的诉说，早已经忘记了对林婆婆的厌憎，只剩下同病相怜，陪着林家婆婆哀哀哭泣了一场，然后就丧魂落魄任由本能驱使，回到了已化成断壁残垣的家。

天黑了，六爪女一天未进水米，身上软塌塌活像没了骨头，肚子里却一点儿也不觉得饥饿。她蜷缩在自家被烧成四垛黑墙的角落里，在似

睡非睡的状态中，精神似乎离开了身体，正在四处寻找她的爹娘。她并不知道，此时，赖家的家丁正在拎着刀子四处寻找她，生命的危机就像黑夜里苍茫的阴影正朝她身上笼罩过来。

哑哥既聋又哑，却非常善良、聪明，他对六爪女和红点在柚园里作祸非常清楚，却假装不知。柚园是赖家楼的，六爪女掐柚花，可能会少结几颗柚子，可是，多几颗柚子、少几颗柚子，对于赖家来说不过是米仓里多几粒米、少几粒米似的芝麻事，对六爪女来说，却可以得到少有的快乐。在哑哥心里，六爪女就跟自己的妹妹一样，这种情感来自六爪女的爹妈。六爪女自己并不知道，在她出生以前，哑哥的爹妈在他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被一场疫病夺去了生命，村里人都怕从哑哥身上传染疫病，谁也不敢收留幼小的哑哥。饥饿难耐的哑哥趴伏在村子里，到处要吃的。有的人家隔着门随便扔给他一块红薯便将大门紧紧关上，有的人家根本连门都不给他开。当时，六爪女的爹妈刚刚成婚，见哑哥在村头的树荫下面奄奄待毙，就将哑哥抱回了家。

哑哥长到五岁的时候，六爪女才出生。哑哥十岁的时候，村里人突然发难，说六爪女的父母之所以养活哑哥，就是要谋哑哥父母留下的那一幢房子。六爪女的父母有口难辩，这个时候，赖老爷出面说和，承诺让哑哥住进土楼，哑哥父母留下的房子抵作哑哥的生活费用。从那以后，哑哥就住进了土楼。六爪女懂事的时候，哑哥在她心中已经是土楼里的人了。哑哥再长大一些，赖老爷就派他去务养柚园。有时候哑哥饿了，也会跑回六爪女家里找吃的。冬天到了，六爪女她妈会给哑哥拆洗棉衣。这一切，六爪女并不知情，她太贪玩了，哑哥在她眼里，不过就是经常跑到家里来，被自己爹妈照顾的一个大哥而已。

村子突遭浩劫，哑哥并不知道，大清早起来，想到昨天晚上六爪女在他看管的柚园里疯，不知道造成了多大损失，就起来查看，远远望见山下村子里没了往日的炊烟，很多屋舍变成了废墟，不由地大吃一惊，连忙朝山下奔去。到了跟前，那惨状令哑哥更是大吃一惊，村子里的房舍

基本上都被烧毁，尸横遍野，活着的乡亲们和住在土楼里的人正在挖坑掩埋尸体。

哑哥慌忙寻找六爪女一家，得知六爪女一家都已被害，哑哥痛哭哀号起来。在那种情况下，也没有谁会在意一个聋哑人的哭泣，只顾手忙脚乱地将死尸投进坑里掩埋。哑哥寻到土楼下面，找到了六爪女母亲的尸身，才发现压在尸体下面的六爪女。探探六爪女的鼻息，得知六爪女还活着，他悲喜交加，连忙叫叫嚷嚷、比比画画地叫人过来救助。

六爪女狠狠咬了赖老爷一口，发下誓愿，一定要盖一座更大更好的土楼之后，跑了。哑哥却没法追她，他还要掩埋六爪女的母亲。死者的墓穴是刨在村子西头坡上的一个大坑，这个位置是赖家土楼定的，在土楼和墓穴中间隔了原来的村庄，距土楼更远一些，却又不至于因为离得太远而引起村民的反对。

哑哥哭哭啼啼地掩埋了六爪女的母亲之后，就到处寻找六爪女。他跑到六爪女家，六爪女正在跟林家婆婆一起哭泣伤感。哑哥听不到他们的哭声，以为六爪女咬了赖老爷害怕了，所以跑到山上去躲藏，就又跑到山上寻找。天快黑了，哑哥在六爪女经常去的山上找了个遍，没有见到六爪女，却见到了躲在他的窝棚里瑟瑟发抖的红点。红点的父母昨晚上也已经被匪徒们杀害了，他被慌乱逃散的人群给裹着一通乱跑，不知不觉就跑到了山上。极度的恐惧和悲伤把他给击倒了，整整一天，他蜷缩在哑哥的窝棚里动也不敢动，一直到哑哥找到他。

哑哥比比画画地向他打听六爪女的去向，红点茫然摇头，哑哥也弄不清他是不懂自己的意思，还是不知道六爪女的去向，只好烤了几个地瓜跟他一起填了肚子，然后带着他下山，返回村里再度寻找六爪女。

就在他们寻找六爪女的同时，赖老爷派出来的家丁也在寻找六爪女。六爪女此时软瘫在家里破败的墙圈子下，饥饿加上巨大的打击，她已经几乎失去了自主意识，对周围的反应更是处于麻木状态，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失魂落魄。

就在这个时候，赖老爷的家丁摸了进来，看到六爪女半死不活地躺在地上，便毫不留情地举起了手里的砍刀，这一刀下去，家丁可以得到两块大洋的赏银，还能换一间土楼里朝阳的房间。

3

红点刚刚走到六爪女残破的家外，就听到了人的脚步声，与此同时，哑哥也看到了黑乎乎的人影。红点把脚步声当成了六爪女的，哑哥却看清楚了黑乎乎的人形手中泛着银光的刀子。

那人的刀子刚刚举起来，红点喊了一声：“昭女！”

那人闻声一惊，本能地回过头来查看，却被哑哥猛然扑上拦腰抱住。家丁没有想到这么晚了，在死寂一片的村子里还会有人冒出来，挥刀就朝哑哥脑袋上砍了下去，他的潜意识是：先砍哑哥，再砍红点，六爪女放在最后，因为六爪女是女孩儿，年纪也最小，基本上没有反抗能力。

哑哥的屁股上挨了一刀，这也是家丁的失误，哑哥拦腰抱住了他，脑袋自然紧紧地顶在他的胸口，他挥刀朝哑哥砍下去很别扭，胳膊的长度加上刀的长度，刀口刚好砍到了哑哥的屁股上。

红点见势吓慌了手脚，本能地大喊一声：“哑哥小心！”

可惜，哑哥聋哑，根本听不到他的喊声，屁股上挨了一刀疼得大声喊叫起来。红点的喊声加上哑哥的痛声哀叫，把六爪女从麻木中唤醒，她立刻明白了所处的险境，立刻作出了正确的反应。家丁返回身正在收拾哑哥，六爪女从他身后扑到了那人的背上，就像让人家背她一样，两手绕过他的脑袋，像是要抱人家的脑袋，从后面狠狠地在他脸上挠了下去。说实话，六爪女并非有意要挠他的眼睛，挠到他眼睛的是六爪女左手的那根枝指。